

关于「残疾人」的称呼

尹荣芳

称呼一些身体障碍者为“残疾人”、“残障人”，较之以前称呼他们为“残废”，略为委婉，有所进步，然这样的称呼还是给人以不快的感觉，我仍觉不妥。身体障碍者与我们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然而他们不幸成为身体障碍者，在正常、文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怀与尊重，这样的关怀与尊重，首先应该表现在称呼上，有的国家的人民将身体障碍者称为“身体不自由者”，较为人性化，值得我们借鉴。我觉得我们可以将“残疾人”、“残障人”称为“身体障碍者”，不同的障碍者又可细称为“视障者”、“听障者”、“语障者”、“行障者”、“智障者”等。而诸如“残疾人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可以更名为“身体障碍者联合会”等。

有些对不同的身体障碍者的称呼已被广泛使用，如“视障”、“智障”等，为什么我们在通名上还要使用“残疾”、“残障”这样的词汇呢？

须知一个“残”字，在汉语中，是个带贬义的，在价值判断上具有浓厚负面色彩的字眼，《汉语大辞典》“残”字之下共有九个义项，分别是：1. 毁坏、破坏；2. 残害、陷害；3. 杀戮；4. 摧毁、消灭；5. 残忍、残暴；6. 谓暴虐无道的人；7. 残缺、缺损；8. 剩余、残存；9. 煮熟的肉。这些义项中，绝大多数都是带有贬义的。而与“残”组合成词的，如残缺、残忍、残酷、残苛、残刻、残伐、残凶、残虐、残毒、惨烈、残害、残剥、残杀、残逼、残伤等，大多也是表示不好的、负面的意思。然则我们何忍用“残疾”这样的字眼，加之于今日的大量身体障碍者呢！

语言与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残废”、“残疾”等字眼加诸肢体、器官等身体障碍者，我以为乃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专制时代的身体障碍者，大多数是那个时代刑法制度的受害者，彼时有所谓“五刑”，五刑的内涵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秦以前的五刑为：墨、劓、剕、宫、大辟，这五刑除了大辟（杀头），大多涉及对受刑人肢体的残害，如墨刑是在刑人的额上刺字，染上黑色；劓刑是割鼻；剕刑是砍断受刑者的腿；宫刑是对受刑者实施阉割等。还有如髡刑，要剪去头发；黥刑，在脸上刺字；刖刑，割去耳朵等。封建时代，身体障碍者往往是受刑之人；而在专制统治者眼中，那些受刑人都是凶残、凶恶之徒，所以“残废”、“残疾”之类的词汇也就用在这些人身上。汉语中的很多词汇，都渊源于先秦时代，“残废”、“残疾”之类词汇的流行，无疑关乎那个时代的特有文化。

所以，我建议不要再用“残疾人”、“残障人”之类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汇了，而用“身体障碍者”（简称“障碍者”）来称呼他们。尽管称呼的改变改变不了这一人群的实际身体状况，但由于它给我们带来的语感的不同，或许有利于关怀与尊重这一人群的风气的进一步形成，也未可知。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踏进大同校园，由于有一个正规的足球场，学校给我的感觉就是“大”极了！初二时我们有了兴趣小组，由于自小就喜欢思考和推理，在数学上表现出一定的天赋，自然我选择了数学。

我们的数学老师周继光是特级教师，他是我以后十多年来迷恋数学的启蒙老师。当时我们在4号楼上课，周老师在底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基地，我们都戏称它为“黑屋”，其实那个房间的条件并不差，只是年轻的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刺激。每天中午吃完饭和下午上完课，周老师总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脑袋，我们就知道不能踢球了，乖乖地来到“黑屋”。在“黑屋”里，我不断探索数学的奥秘，慢慢体会到许多快乐。

高中阶段我们学校的数学小组由特级教师巩长安老师辅导。记得在高二全国数学竞赛前夕，我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巩长安老师对我说：反正要休息一星期，不如自学一下高二、高三课程，去参加竞赛吧。当时我并无信心，可能由于心情平静，竟奇迹般地在一个星期里学完了高中两年的数学课程。学校为我们的数学学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有幸在校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中得到了一本历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考题汇编，从高二开始这本书便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历经高二的美国中学生数学联赛、北美中学生数学邀请赛和1985年的上海市数学竞赛，终于迎来了高三的全国数学竞赛，这是参加国际中

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的第一次选拔。当时，我的压力很大，我也放弃了从高二直接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最终我如愿取得了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的入场券。

由于我国是第一次正式参加此项国际赛事，国家教委极为重视，选派了一批专家，其中包括许多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数学博士，对我们专门考察、培训。当时中科大的单遵教授还特意为我们编写了一本习题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选拔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可以说十分残酷。记得当时班主任曾私下对我说：“你来自上海，风浪见得比较多，为中国得一块金牌，需要你努力。”最后我有幸成为上海代表，来到了华沙。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色，我们和全世界二百多名中学生一起享受着这个迷人的世界名城。比赛分两天进行，每天三道题，四个半小时，每题七分。第一天我们考得并不理想，晚上我一晚没睡着，想着这样下去就得不到金牌了。第二天发挥不错，两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回来我整整睡了一天。确认得到金牌的时候，心像要炸开一样，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我想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记得回上海时碰到父亲，他的第一句话是：好样的，小子！而今，那段拼搏、奋斗的时光已化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作者为第26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

十日谈

大同百年

说来汗颜。多少也算个文化人吧，然而对拥有六百多年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却一无所知，空白一片。曾听过京戏，也看过淮剧，甚至还懂得一点沪剧唱腔，却惟独漏了昆曲。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

友人是一十足的票友，时常论及昆曲之高古。诸如文章华美，曲调典雅，舞姿飘逸，云云。几番游说，亦令吾心向往之。一日周末，终抵不住诱惑，随之驱车五十多公里，赶往朱家角的课植园，现场体验一回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

何为“实景园林”？说白了就是把戏台搬到户外。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此一来，我等这类门外汉也被吸引了过来。坦白地说，笔者是冲着“实景园林”四个字去凑热闹的。这个由谭盾、张军和黄豆豆联袂打造的传统经典剧目，当它走出死气沉沉的剧场，离开惯常的镜框式

千岛湖两章

施弟敏

观光船上

重岩叠嶂转青屏，游棹开波九曲行。松隐红墙遗址在，水涵黛宇古城宁。船头浪拍鱼欢跳，岗上烟缭日欲暝。千岛婷婷披翡翠，风华绝代美人称。

投宿大山深处农家乐

星级标房几十间，农家楼耸大山边。窗前碧镜梳晨鸟，檐后青涛绕暮烟。桌上鲜香时菜嫩，杯中醇厚越甘鲜。此生修得悠闲福，千岛湖滨住两天。

舞台，回归原生态的江南园林，究竟会呈现咋样的视听效果？揣着这种猎奇心态，同时也感受一份假日游园怡情的心境。

位于朱家角古镇北隅的课植园，是一座大型的庄园式园林建筑。园内环境幽雅，书香扑鼻。移步换景、人景合一的园林景致，是一个无需雕琢的天然“舞台”，也成就了《牡丹亭》还于园林的选址创意：亭榭石桥，回廊假山，一弯湖水环绕其间……最妙之处，当属那宽不足十米的湖面，在“舞台”与“看台”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倒影清澈，相映成趣。几排木质感凳搭出的露天坐席临水摆放，尽显几分野趣。

月色昏暗，眼前漆黑一团。LED显示屏闪着蓝光，跳出的“惊梦”二字格外夺目：《牡丹亭》第一回目即将开演。人们凝神屏气，只闻风吹树叶的“沙沙”作响和偶尔的几声蛙鸣，煞是死一般的寂静。少顷，一束霞光渐渐泛起，映红了树林，照亮了石桥和廊柱，勾勒出亭台水榭妩媚动人的线条。香烟氤氲，雾霭升腾，忽聚忽散，如梦如幻，园林似乎恢复了生机。远处，箫声响起，古琴应和。粼粼波光中，一叶孤舟缓缓映入视线。船头，端坐一吹箫女子，箫声呜咽，凄婉可诵；船尾，蓑笠翁摇着桨，水声伴着琴箫声，如歌如泣，不绝如缕，仿佛诉说着官宦之女杜丽娘与贫寒书生柳梦梅之间起死回生的爱情故事。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以这样的场景拉开了序幕……

对于昆曲，我曾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供职于一家房企，项目部正好紧挨着上昆，午餐便在那儿的食堂搭伙，与昆剧演员一起排队吃饭，时常围成一桌，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听着演员们从好嗓子发出的声音实在也是一种享受。同事小谢一有机会便轻声对我说：“你看，排前面的那位是团长蔡正仁，在他身后的是王芝泉，还有梁谷音，正在与别人逗趣的叫刘异龙……”哎哟，可都是些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

郭敏敏是我年少时的朋友，算来快四十年没见了，最近在一次朋友们的聚会上偶遇，他竟说不认识我，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记得我这不成笑话了，我俩谈起了年少时的种种片段，他大笑着对我说，岁月不饶人，那时的翩翩少年现在变胖了，与年少时判若两人，还真是没认出来。这是当然的，人的面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人的性情却不易被时间改变，年少时的郭敏敏就存在着好动与喜静的两面，至今仍存在。

年少时的敏敏好武喜文擅绘画。他每天早上去人民公园打拳，打形意拳。公园里喜欢打拳的年轻人公认他是一位形意拳好手。他还喜交朋友，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但这不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在绘画的艺术上用笔灵巧，善于用色，画得

换了电脑，鼓舞原先的储存，发现了一段文字，名为“读《前辈》”：“商羊是剧界聪慧之人，她用剧的形制描写人间。这回她写了洪伟成，写得真好。对洪伟成，我一直青眼有加。因为在看他的时候，我会感到自己很可爱。我和他同是商羊所说的那辈人，可以沉醉到死的那辈人。生命不枉的主题，灵魂不怯的纯正，沸腾的男儿血，还有永远凝固在心灵深处的那一丁点儿的理想和完美主义。我们一辈人用青春和决心，把这些一一换到和竭力去坚守了。我们曾经荒唐，也未免玩世，可心底的泪，总在提醒我们正义和崇高。一条鸿沟隔着两辈人。我们花去了说不清的岁月和深情，腼腆和笔直地站在了那一边。我们不悔，我们无从悔起。”文中说“感到自己很可爱”一句，是因为洪和我都是高度近视，看到他的举止，就明白自己是怎样了。之后我因为开了白内障而新生，可惜他依然在黑暗中摸索。

因为这段文字，想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感觉对自己很抱歉。认真读过的书，委实不多。有本《牛虻》，是从头读到底的。被一张悲剧的脸，震撼了很彻底。爱情原是这样，生活原是这样，人生的苦难原是这样可以让人心甘。还有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一本大书。这本薄薄的大书，讲述了一个男人所能经历的有价值的毁灭。海明威之后自杀了。他只能这样，因为

哦！我与他们在一个灶头吃过饭的，还聚在一起搞过联欢呢，但却一次也没去剧场看过昆曲！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悔了，何不抓住机会跟着哼上几句，恐怕学一两个唱段装门面也挺好的，不至于像今晚这样傻坐着看热闹了。

散场了，全场亮起了灯。忽然发现前来赏戏的多半是俊男靓女，时尚可人。瞧着他们欢快的朝气劲儿，让我对这一古老剧种的延续与光大产生了些许乐观。可友人却道：“这是局部繁荣。曲高和寡，你看才多少人啊！”随后一声叹息，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

他再也写不出《老人与海》那样的文字了。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了，为文字活着的海明威，还有什么热情和执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在读的是《太平广记》。这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这么多的篇幅，讲这么多的奇迹和珍闻，而且讲得淡定

读书

陈鹏举

味地讲出来。《太平广记》也是龙门阵吧？我一边读一边这样想。

最近有位小朋友推荐我读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于是网购了一套。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啊？读了没几页，手心出汗，蓦然悬起了一颗少年时曾有的英雄心。这书捡到了许多出奇的人，找到了许多陌生的空间，南派三叔拽住了自己的头发，真的离开了地面。一口气看了两本，感觉自己胆子大起来了，平生所有可能的担惊受怕，从此都不在话下了。那个小朋友又说了，得把这书读完，因为它是一个大故事。我相信他的话，渐渐读下去。

最后要说，所有的书里，最不敢读的是自己写的书。一是怕自己校对疏忽，会有错字和错处在那里对我挤眼。二是纠结这样的书是不是对得起出钱买它的读书人。读书人是写书人的衣食父母。对于他们，我一直怀有感激和不安。

烧火的科学名称是“燃烧”。燃烧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燃烧是个极其简单的现象。空气中的氧气必须与某种能够燃烧的物质结合。

这种反应便产生了热。如果反应过程进行得异常迅速，我们就可以看到火焰或者强烈的光辉，或者实际上还能感觉到如爆炸这种炽烈的燃烧。当木头或者纸与氧气结合的时候，通常就会有火焰产生。此外，在我们的汽车发动机里也有燃烧发生。此时汽油与空气中获得的氧一起燃烧。

在汽车发动机中，燃烧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从而我们可以称它为爆炸。相反，还有一种燃烧进行得特别慢，以致在几年中仍无法察觉到。例如，当铁生锈时，事实上就是所发生的一种缓慢的燃烧过程！

燃烧中必不可少的氧是自然界中普通的元素之一。我们周围的空气中约含有21%的氧。这些氧随时都有可能进入燃烧过程。

燃烧

孙延生



花鸟团扇

(中国画)

郭敏敏

不过，可燃物质也像氧一样是发生燃烧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易燃物”。准备用于燃烧的易燃物称为“燃料”，像木头、煤、焦炭、燃料油和某些气体都是常见的燃料。

在燃烧过程中，来自于空气的两个氧原子与来自燃料的一个碳原子结合成一种叫做“二氧化碳”的新物质分子，你可曾知道，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是在我们人体中进行燃烧过程所产生的热和能呢。

我去玩说郭敏敏也在，我没去，却问了他们是否知道敏敏也是一位绘画好手，他们说知其会画，不知是好手，我说他很早就崭露头角，年少时的画就得到很多前辈的赞美，认为他将来定会发光。

年少时的朋友

王人梁

这次碰到郭敏敏问他怎么不画画了，他说还画啊怎么不画，说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直都没变，就是打拳改成打牌了，但对绘画这门艺术一直是虔诚的，虽然现在社会人的脚步都在加快，他却一直相信艺术能让人在忙碌的社会中，得到一种休闲的美感，能使人心情静下来，享受生活，享受自然，给人们带来无边的情趣。郭敏敏说自己也觉得奇怪，每当坐在画桌前看到笔墨，心一下就静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与虔诚的诠释。